

# 汉语方言的字音分歧

## 十个基本数词字音对照表

	北京	苏州	双峰	南昌	梅县	广州	福州	厦门
一	i <sup>55</sup>	ii <sup>55</sup>	i <sup>23</sup>	it <sup>55</sup>	it <sup>11</sup>	jet <sup>55</sup>	suo <sup>23</sup>	tsit <sup>32</sup>
二	ə <sup>51</sup>	ni <sup>231</sup>	e <sup>33</sup>	ə <sup>21</sup>	ni <sup>52</sup>	ji <sup>22</sup>	nei <sup>242</sup>	li <sup>33</sup>
三	san <sup>55</sup>	SE <sup>44</sup>	sã <sup>55</sup>	san <sup>42</sup>	sam <sup>44</sup>	ʃam <sup>53</sup>	saŋ <sup>44</sup>	sã <sup>55</sup>
四	sɿ <sup>51</sup>	sɿ <sup>523</sup>	sɿ <sup>35</sup>	sɿ <sup>45</sup>	sɿ <sup>52</sup>	ʃei <sup>33</sup>	sei <sup>213</sup>	sɿ <sup>11</sup>
五	u <sup>214</sup>	ŋ <sup>231</sup>	əu <sup>21</sup>	ŋ <sup>213</sup>	ŋ <sup>31</sup>	ŋ <sup>23</sup>	ŋou <sup>242</sup>	gɔ <sup>33</sup>
六	liou <sup>51</sup>	lo <sup>23</sup>	ləu <sup>35</sup>	liuk <sup>21</sup>	liuk <sup>11</sup>	luk <sup>22</sup>	løy <sup>23</sup>	lak <sup>55</sup>
七	tɕi <sup>55</sup>	ts'ii <sup>55</sup>	tɕi <sup>23</sup>	tɕit <sup>55</sup>	ts'it <sup>11</sup>	tʃet <sup>55</sup>	ts'ei <sup>23</sup>	ts'it <sup>32</sup>
八	pa <sup>55</sup>	po <sup>55</sup>	po <sup>55</sup>	pat <sup>55</sup>	pat <sup>11</sup>	pat <sup>55</sup>	pai <sup>23</sup>	pue <sup>32</sup>
九	tɕiou <sup>214</sup>	tɕiy <sup>52</sup>	tɕiu <sup>21</sup>	tɕiu <sup>213</sup>	kiu <sup>31</sup>	kəu <sup>35</sup>	kau <sup>31</sup>	kau <sup>51</sup>
十	ʂɿ <sup>35</sup>	zə <sup>23</sup>	ʂɿ <sup>35</sup>	sət <sup>21</sup>	səp <sup>55</sup>	ʃəp <sup>22</sup>	sei <sup>44</sup>	tsap <sup>55</sup>





## 字音分歧原因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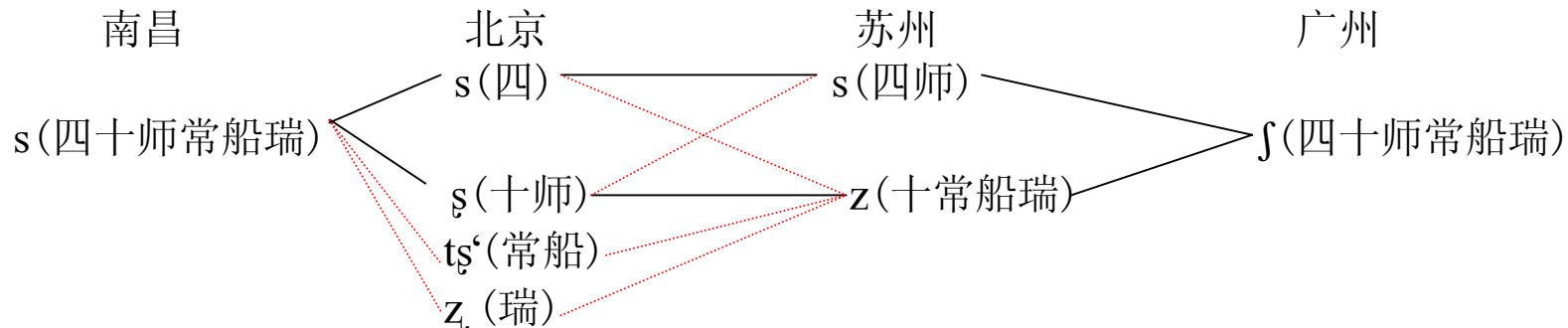
不同方言的声韵调配合规律往往不同。例如：南昌话和梅县话“七”的韵母都是[it]，但南昌话声母是[tɕʰ]，梅县话则是[tsʰ]。南昌话虽然也有[tsʰ]声母，但不能与齐齿韵配合，而[tɕʰ]声母则只能与齐齿韵、撮口韵配合，因此，“七”的声母只能是[tɕʰ]。又如，福州话“五”的声母是[ŋ]，厦门话虽然也有[ŋ]声母，但声母[m n ŋ]与[b l g]有不同的配合关系，前者只与鼻化韵、声化韵配合，后者只与开尾韵、鼻尾韵和塞尾韵配合：门[bun<sub>文</sub>/mŋ<sub>白</sub>]、林[lim<sub>文</sub>/nã<sub>白</sub>]、硬[gɪŋ<sub>文</sub>/ŋĩ<sub>白</sub>]。因此，厦门话“五”文读为[ŋõ<sup>51</sup>]，白读为[gɔ<sup>33</sup>]。

不同方言韵母的构造规则也往往不同。例如，北京话“六”的韵母是复合元音[iou]，苏州话是塞尾韵[oʔ]，福州话是双尾韵[øyʔ]。这是因为北京话的韵母构造规则不允许塞音作韵尾，苏州话虽允许塞音作韵尾，但韵尾只能是一个音素，福州话则无以上两种限制。

# 共时语音对应规律的探求

语音具有系统性，从音系着眼，汉语方言之间是有对应规律可循的。方音研究的任务就是探求这种语音对应规律，首先是弄清楚方音与北京音系的共时对应规律。

探求方音对应规律的通常的做法是依据所记录的字音，穷尽性地列出方言的每一个音类与北京话或其他方言的对应条例。上述几个数词的声母之间就存在着对应关系，但只是局部的对应条例，还算不上系统的规律。对《方言调查字表》的全部字音进行全面考察和对比，才能得到下面的完整对应规律(红色虚线表示增补的条例)：



显然，南昌的声母s对应北京的4个声母：s、ʃ、tʃ'、ʒ；北京的声母s和ʃ各自分别对应苏州的2个声母s和z，声母tʃ'和ʒ则分别对应声母z；苏州的声母s和z分别对应广州的声母ʃ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对应规律只能顺向解读，逆向则不一定成立。例如，北京的s对应南昌的s可以成立，而ʃ对应s，tʃ'对应s就不成立，因为北京的ʃ还能对应南昌的ɕ(手书顺)、ts'(柿)、tɕ'(枢)，北京的tʃ'还能对应南昌的ts'(池酬沉)、tɕ'(吃筹处)。



# 历时语音对应规律的探求

除了方言与普通话以及方言与方言之间存在共时语音对应规律外，现代方音与中古音之间也存在历时语音对应规律。弄清楚方音与中古音的对应规律，对于语音演变和音韵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。探求历时对应规律的做法是全面考察方言字音在《切韵》音系中的音韵地位，逐一排列两个音系的音类对应关系。下面是苏州音系调类与中古音的对应规律表，横向看是从方音出发，反映今调类的古音来历；纵向看是从古音出发，反映古音类的今调类。





## 用古音解释今音的对应关系

今音一对多的共时对应了古音演变的不同路径，可以用古音类的不同音韵地位来解释。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古音韵地位作为演变条件加到共时对应规律中去，实际上就是将共时对应规律和历时对应规律综合在一起。下面仍用表格来综合表示苏州音系声调和部分声母、韵母与北京音、中古音的对应规律。声、韵、调对应规律用三张表格分别表示，表中先列苏州音，次列北京音，后列中古音。苏州音和北京音都是今音，用国际音标表示；中古音用汉字注明音韵地位，不标音值。例外字不收入表格，但可以在空格中加注予以收录，以供日后进一步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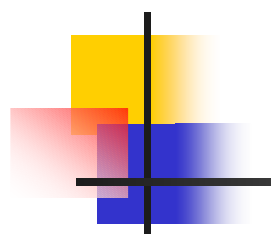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# 苏州[əʔ]韵母与北京话 和中古音对应规律 (A)

今音		中古音																							
苏州	北京	开一				开二				开三						合一			合三						
		咸合	咸盍	山曷	曾德	咸	山	梗陌	梗麦	咸叶	深缉	山薛	臻质	曾取	梗昔	山末	臻没	曾	咸	山薛	山月	臻术	臻物	曾	梗
əʔ	ɤ	鸽合	磕	割渴	特刻			泽客	责革	摄涉	蛰涩	哲舌	瑟	测色											
	o				墨默			魄迫	穰						钵泼	勃没								佛	
	uo														脱夺					说拙					
	u									入						卒机						出述	物勿		
	ɿ									汁执		实质	织食	只释											
	ye																				月				
	ei															没									
	uai																						蟀		



苏州音  
əʔ

北京音  
ɤ

中古音

例字

咸山摄开一见系  
曾开一端系多数字  
曾开一见组  
梗开二陌麦韵见系  
梗开二知系陌麦部分字  
咸开三章组  
深臻摄开三庄组  
山开三薛韵知章组  
曾开三庄组  
曾开一明母  
梗开二陌麦韵帮组部分字  
山臻摄合一帮组  
臻合三非组个别字  
山合一端见系  
山合三章组  
臻合一端精组  
臻合三術韵知章组  
臻合三物韵非组  
深开三日母  
深开三章组  
臻开三知章日组  
曾开三知章组  
梗开三昔韵章组部分字  
山合三月韵疑母  
臻合一明母  
臻合三庄组

合蛤鸽喝~酒盒磕，割葛渴喝~彩  
得德忒特肋勒则塞  
刻克  
格客额赫吓，革隔核扼扼  
泽择，责策册  
摺褶摄涉  
涩，瑟  
哲蜇彻撤辙，折~断浙舌设折弄~了  
侧测色嗇  
墨默  
伯迫魄帛陌，襞黄~  
钵拨泼末沫抹，勃悖没沉~  
佛  
掇脱夺捋撮，括聒阔豁活  
拙说  
突，卒猝  
术白~，出術述秫  
佛物勿  
入  
执汁湿十什~物拾  
侄秩，质实失室，日  
直值植饬，织职食蚀识式饰殖植  
炙斥适释  
月白读  
没~有  
蟀

苏州[eʔ]韵母与北京话  
和中古音对应规律(B)

# 探求语音对应规律要点

一、按规范的普通话确定北京音的音值，剔除蓝青官话和北京土音，对于卷舌声母、入声韵等没有把握的音必须查对规范的现代汉语字典。

二、准确地概括中古音条件。调类对应规律不仅要用中古调类作条件，还要加上声类条件，有时甚至要用韵类作条件。声类对应规律有时也需要采用调类和韵类的条件，韵类对应规律有时也需要采用声类和调类的条件。中古音条件有不同层次，声类有系、组、纽，韵类有摄、呼、等、韵，调类有平、仄或舒、促。高层条件比底层条件的概括性高，但概括到哪一层是很有讲究的，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对待。总的说来有两条原则，一是要分明，二是要简洁。分明就是区分度高，要使每一条对应规律的中古音条件都跟其他对应规律有所不同，换句话说，任意两条对应规律的中古音条件都不能完全相同。例如，苏州音系的声母**b**对应北京音系的

和

'，单从声类看，二者的中古音条件都是并母，这就不够分明，此时就必须加上调类条件：**b**对应

的中古音条件是并母上声、去声、入声，**b**对应

'的中古音条件是并母平声。简洁就是概括性强，在不降低区分度的前提下，尽量用高层条件来概括。例如，上述苏州音系的声母**b**对应北京音系

'的中古音条件是并母上、去、入三类字，这虽然分明，却不够简洁，最好改用高层条件“并母仄声”。

三、有些对应条例字数很少，算不算规律就需要斟酌，若非规律，就应作为例外处理。但判定例外要非常慎重，不能仅凭字数多少来下结论，对于韵类特别是入声韵来说尤其是这样。